

九岁子孟懿子名懿字襄  
 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冉求姓  
 冉名求字子有鲁人少孔子二  
 十九岁颜路姓颜名无繇字路  
 早期弟子颜渊之父少孔子六  
 岁曾点字子皙鲁人早期弟子  
 曾参之父曾参姓曾名参字子  
 與少孔子四十六岁樊迟姓樊  
 名须字子迟亦称樊迟鲁人少  
 孔子三十六岁宰予姓宰名予  
 字子我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  
 公冶长姓公冶名长字子长齐  
 人为孔子之婿子夏姓卜名商  
 字子夏晋人少孔子四十四岁

# 【孔子】

公元前551——前479  
 名丘 字仲尼 鲁国陬邑人

子张姓颺名师字子张陈人少  
 孔子四十八岁子游姓游名偃  
 字子游吴人少孔子四十五岁  
 仲孙阅姓仲孙名阅又称南宮  
 敬叔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  
 子之弟颜浊邹姓颜名庚字浊  
 邹卫人公良孺姓公良名孺字  
 子正陈人颜刻姓颜名高字子  
 骄又称颜刻鲁人公西赤姓公  
 西名赤字子华鲁人司马牛姓  
 司马名耕字子牛亦称司马牛  
 宋人高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卫  
 人少孔子三十岁公伯寮姓公  
 伯名寮字子周鲁人闾丘早期  
 弟子冉耕早期弟子琴张早期

# 聖人



钱宁 著  
 作家出版社

1247.53/146



# 聖人



钱

宁

作家出版社

# 自序

在一个追求时尚化的年代，写孔子的故事，多少有点不合时宜，好在孔子本人就是一个不合时宜之人。

读者也许会问，为什么要写孔子呢？答案是，孔子让我感动。读司马迁《孔子世家》时，看他经历了许许多多失败后，仍不肯放弃，心中有

一种莫名的感动,几乎不在乎他到底要坚持什么了。

像“五四”时代以来的大部分青年一样,孔子不是我的偶像,儒学礼教更不是我的向往。如今虽不再年轻,自以为也还没到要去尊孔的年纪,只是有了一些阅历后,深知圣人为之不易,同时也懂了,只要坚持,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的。

孔子所以成为圣人,在我看来,是他能终身坚持一种信念。人类在历史长夜中,没有信念,一定会走失,尽管信念本身,就像火把或灯光,其自身的光亮,与茫茫黑夜相比,实在微不足道。但我真的相信,正是因为有了信念——想去陆地生活或是想直立起来行走——我们的生命才发生了基因突变,成为了人类,并一点点地进化。

小说中有些“大话”,像写《秦相李斯》一样,作者有时忍不住开了一些现代玩笑,但书中人物,以及史实、情节、言语,不敢自夸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至少“俱是按迹循踪,不敢稍加穿凿”。

书成之日,附庸一句风雅,曰:“知我者,谓我崇圣;不知我者,谓我嘲孔。”其实,本书之意,不在崇嘲之间。

2003年12月30日

北京

# 目 录

---

自序 / 1

开篇  尼山 / 1

第一章  鲁 / 6

第 2 章  父母 / 16

第三章  卫 / 25

第 4 章  兄弟 / 33

第五章  匡 / 41

第 6 章  公卿 / 50

第七章  蒲 / 59

第 8 章  野民 / 71

第九章  曹 / 77

第 10 章  夫妇 / 86

第十一章  宋 / 94

第 12 章  智者 / 101

第十三章  郑 / 108

第 14 章  弟子 / 114

第十五章  晋 / 122

第十七章	陈 / 140	第 16 章	贤臣 / 131
第十九章	蔡 / 157	第 18 章	乐师 / 151
第二十一章	叶 / 171	第 20 章	贼子 / 164
第二十三章	楚 / 183	第 22 章	君王 / 178
第二十五章	卫 / 200	第 24 章	诸侯 / 193
第二十七章	鲁 / 217	第 26 章	小人 / 210
终篇	圣人 / 237	第 28 章	友朋 / 231
附	人物 / 248		

## 开篇

(公元前 551 年)

# 尼山

那是二月初二，民间称为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落日时分，鲁国都城东南几十里外的野山中，传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尖声叫喊。

那叫声突兀，急促，又柔细，断断续续，高高低低，混

杂着惊恐和愤怒，充满了痛楚与兴奋，锐利地划过寂静的旷野。薄暮中，那一份厚重而完整的苍茫，玻璃似的一下子破碎了。

那声音是从大道旁的一座小山传出来的。那山不高，在一片起伏的丘陵中兀自突起，因山势峻拔，草木葱郁，有些巍然气势。

在一片树影枝叶的摇曳晃动间，隐约看到的，是一个男人裸露的脊背。

“愿上天保佑，给我生一个儿子。”那男人说，直起了那筋肉显露的脊背。这是一个有些年岁的男人，肤色黝黑，鬓发斑白，但身体壮硕，仍充满了雄悍之气。

他从地上扯起一件褐色袍衣，披到身上。那是一件将军穿的战袍，上面绣着虎豹，又缀满甲片。

林中草地，一片压平的残枝败叶上，铺着皮甲，上面躺着一个少女。她长散发乱，衣衫零落，身体赤裸，那还没完全发育的身躯，卷缩着，像尚未开放的花苞，透着娇小柔弱。青白的肌肤，满是湿泥黏土，又沾着青草和枯叶。

她双手掩面，嘤嘤哭着，哭声幽怨、低迴，像是刚才的叫喊耗尽了她的气力。

二月天气，太阳一落，林间就隐隐有了潮潮的寒意。几天前刚刚下过雨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随意而零星地开着。山野四周是沉沉暮霭，正像雾一般在弥漫聚



合。天色在不知不觉中黑了下来。

“上天怎么会保佑呢？”她哭声渐大，又开始放声悲泣：“做下这样的事儿，上天怎么会保佑呢？”

“上天有灵，”男人说，“就让你为我生子。要是有了孩子，我就来娶你。”

那男人站起身来，系好长袍，披上甲衣，整了整发冠，转头向山下望去。山下是一条通往都城的大道。道旁一棵树上，拴着一匹马。今天城中有庙会，他赶去进香，敬天祭祖，祈福求子。庙会之日，就是求偶寻欢之时，男男女女，对歌群舞，在野外做些狂放的事儿，为的是传宗接代，想来祖宗高兴，老天也不该怪罪。

“做下这样的事儿，会遭雷打天轰的。”她抽泣不止，哭得有些声断气绝。

男人听得不耐烦了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有灾有祸，我一人受着就是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一道白光，在山巅耀目一闪，又向空中射去，直指星斗，将昏天暗地霎时照得白昼一般，四周景物，瞬息闪现，如雕似刻，历历入目。接着，一声巨响，像是霹雳，又似闷雷，从厚土深处炸开，向原野四方，轰鸣着，滚滚而去。天地惊呆了似的，牢牢定住，然后隆隆晃动起来。一时，山摇谷陷，石断岩裂，江腾河颤，地覆天翻，世间万物似乎要在这瞬间一起毁灭。

“天呀！它来了……”少女止住了哭，爬起身来，跪下，低头，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在胸前，默默祷告起来。她满是泪痕的脸上，不见一丝惊慌，反倒有了几分安详，仿佛企盼已久的事情终于来了。

男人站在那里，目瞪口呆，满脸惊骇之色，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他膝盖一软，“扑通”一下，也跟着跪了下去。

大地剧烈晃动着，好像永远不肯停下来了，要摇到天塌地陷。

黑暗中，那少女突然向空中用尽力喊道：

“上天啊，要来就冲我们俩来吧！将来千万饶过孩子呀！”

那喊声冲向夜空，像光融入黑暗，消失在无边无际之中。

摇晃着的山峦，一下稳住了；颤动着的原野，也倏然不动了。四周的一切，迅速重归于昏暗和寂然。

那神色慌乱的男人，拉拽着那衣衫乱裹的少女，慌慌张张地跑出树林，一路跌跌撞撞，直奔山下。

到了山脚，男人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山，只见山顶，一股红褐色烟柱，腾空而起，直冲苍穹，缭绕盘升，化成无数幻象，似柱似楹，似麟似凤，缓缓向虚空散去。峰巅之上，树木尽焚，岩石裸露，在浓浓夜色中泛出幽幽的白光。

“这是什么山？”黑暗中，男人问，语气里带着余悸。

“尼丘。”少女回答。

许多年后，七十多岁的孔子，在鲁国家中，修订《春秋》，看到如下记载：

襄公二十一年：春，王正月，鲁地震，在都城东南五十里尼丘。天惊石破，山摇地动，火熔其巅，林木尽毁。从此山岩裸露，泥土不存。

这段记载后面，还有大量文字，都是有关此事的村野传说。孔子斟酌再三，将其一一删掉。删完之后，本想加上几句，墨汁正好干了，无法增添一字。他唤了几声，屋内屋外，竟无弟子答应，长叹一声，就搁了笔。后来，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，这《春秋》再也没能编写下去。

# 第一章

（春秋 鲁定公十三年）

## 鲁

孔子端坐堂上，像一座小土山似的，巍然不动，目光直视前方，面色凝重，神情悠远。

堂下，弟子们在等候。门外的车马备好了，只待一声吩咐，马上可以启程。

堂内寂然无声，气氛悲凉。几十位弟子，满满站了一屋子，一色的儒生打扮：高冠，深衣，束带，佩玉，系剑。众人神情紧张，一齐望着堂上端坐不动的孔子，

目光中流露出焦虑、困惑和不安。站在最前面的是颜渊，个子不高，看上去单薄瘦弱，正侧身而立，手拿刀板，像平时一样，做好着同声记录夫子言语的准备。他旁边站着子路，堂堂七尺大汉，脸红髯黑，鼻隆嘴阔，左手握剑，右手攥拳，气势豪迈，表情激愤，正焦躁万分，几番欲言又止。子路身边是子贡，身材颀长，脸色白净，像是富家公子，一身丝绸新衣，鲜亮光闪，昂着头，不时望望屋顶，神态有些超然。后面一排，站着一些年长资深的弟子。有颜路，是颜渊的老父，夫子门下最早的弟子；有曾点，他和儿子曾参同在孔门；还有公冶长，年纪不大，但老成持重，是夫子的入门女婿。再后面则是一些年轻弟子，有樊迟、子夏、子张、子游，还有曾参、公西华、颜刻。最后一排，站着司马牛、高柴、公伯寮……躲在角落里的是宰予，悄悄打着呵欠，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正偷空眯着。

府外，十多乘马车沿街排开，车车载满了物品。有的堆着谷粮米面，有的捆着衣服被褥，有的塞满了日用杂品，后面的几车里，擦着整箱整箱的竹筒，都是知识和学问，格外沉重，压得那几匹驾辕的马，不时鸣嘶几声，像是对生活不公的抱怨。

已是正午时分了。大家处于这样整装待发的状态，有一两个时辰了。

“夫子，上路吧！”说话的是子路。弟子中间，他最勇武，也最鲁莽，“我们还等什么呀？”

“噢。等等。”孔子说，惊醒了似的，“再等等。”

夫子在等什么呢？下面的弟子中，几乎无人知道。

他在等祭肉，在等鲁君送祭肉来。

祭肉就是咸肉，但不是普通的咸肉，而是祭祀时献给神灵祖先们享用的咸肉。这种咸肉，选料要精，刀功要细，腌制的时间要特别长。

他真是在等咸肉吗？不，他是在等鲁君的幡然悔悟。

今天是郊祭的日子，鲁君要去城南郊外，参加祭天大典。祭祀结束，按照惯例，那些献给上苍的熟肉食品，虚应一下故事后，会分赐给大夫们享用。如果鲁君参加了郊祭，祭肉就会送来；如果祭肉送来了，说明鲁君心里还记着他；如果鲁君心里还记着他，说明鲁国的事还有可为。

“祭肉送来，不管多少，哪怕一小块儿也好。”孔子喃喃地说，像是自言自语，也像是在告诉下面的弟子们。

他望着前方，目光似乎越过了堂屋、庭门和院墙，投向了极远的地方。恍惚之间，他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祭祀盛典之中。这是一个不断出现在自己梦中的场面——百官们盛装饰容，表情肃穆，排成长长的队伍，整齐而又寂然无声地走着，沿着长长的石阶，缓步而上。走在最前面的司仪，是一个身材敦厚、面容周正的男子，凛然威仪，迈着沉稳的步子，正领着众人，三步一揖，五步一拜。一队人高低起伏，进退顿挫，规律而壮观。石阶通向山顶，那里矗立着一个高大的殿堂。云雾飘浮之中，可以望见殿门敞开着，里面是巨大的梁柱。梁柱之间，是一个高高的祭台。祭台前，摆放着各种青铜祭器，祭器上刻着饗饗之像。香雾缭绕，鼓乐低迴，饗饗之兽，隐隐跃动……祭台上，被祭奠者端然坐在那里，脸部隐在阴影中，叫人无法看清面容。

阳光灿烂而寂静，自天倾洒直泻，又像是轻纱滤过一般，明

媚而无暖意。远处，是四方的田野，笔直的河流，规整的城池，安居乐业的百姓……眼前的景象，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。这是周朝，他心里一片透彻。前生前世，自己一定曾在这里生活过。

他常常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梦回周朝。自己一生的抱负，就是要让这周之盛世重现于中原大地。

今天是他主政的百日，也可能是最后一天。他没有穿着彩色黼黻图案的玄色朝服，也没有戴四花花瓣的司寇之冠，而是换上了布衣儒衫，宽袖博带，方巾束发。

三个月前，他受鲁君之命，以大司寇之职，代行相事，参与国事，执掌鲁国朝政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修身齐家，从无治国平天下的机会，到了五十六岁，才终于等到了这一时刻。受命之日，他春风满面，喜气洋溢，掩饰不住心中的高兴，进门时，连门人也看出了他满脸洋溢出的幸福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夫子怎么会喜形于色啊？”一向不苟言笑的他，这次忍不住和下人打起趣来：“话是不错。我满面笑容，也许只是平易近人吧？”

执政第一天，他颁布了几项重大法令，一是有关市场经济，上市的猪、羊，一律实价买卖，禁讨价还价；二是有关以德治国，街上的男女，一律分道而行，禁携手同行；还有一项涉及到外交政策，凡各国宾客来访，无论是邀请还是自来的，一律由当地官府接待，好吃好喝，有接有送。法令一出，国人都笑了，说他治国，是农贸市场的水平，街道居委会的眼光，旅行团导游的本事，管着猪羊，盯着男女，还要哄着外国人高兴。这些怪话，

最早是从一个叫少正卯的人那里传出来的。这少正卯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只是心达而险，言伪而辩，设坛讲学，教坏了不少青年。他叫人把少正卯抓了起来。手下的人来问：“杀不杀？”他说：“为政，焉用杀？教育为主。”他一向认为，不教而杀，乃虐杀，实为恶政之首。可惜，这少正卯不肯接受再教育，在狱中，触墙身亡。后来，社会上谣传，说是他杀了少正卯，他相信谣言自破，没有辩白，不想后人将此事载入史册，删也删不掉了。好在少正卯一死，怪话没了，国人也不敢笑了。

没有人懂得他的用心。那些颁布的法令，表面上看，零乱杂碎，互不关联，背后却有着一个深刻的治国理念。以德为政，收拾人心；以礼为本，规范言行，是治国之大道。他一心要想将鲁国建成一个仁义之国，礼仪之邦，为天下立一典范，使各国诸侯自愧，尽弃征伐，重兴礼乐。

若不如此，又怎能重现周之盛世呢？

周朝，令他迷醉而向往。那是一个由圣贤规划出来的社会，基于天理，合乎人性，一切既有秩序又充满和谐：尊卑有序，礼制森严；君臣和睦，家国不分；父母有孝，兄弟无仇；夫妇相敬，孩童友爱；财货弃于地而不藏于己，盗贼窃于街而不入于户……天下为公，举世大同。

天下本应如此，也该如此。这就是大道。

只是，鲁君的祭肉还没有送来。

鲁国之政，看起来简单，说起来复杂。鲁国虽说是鲁君的，却由三家公卿来治理。这三家公卿是季孙氏、孟孙氏和叔孙氏。三家都是当年鲁桓公的宗亲，也就是当今鲁君的亲戚。鲁君袭了



诸侯之位，三大家族就轮流执政，也算是一种政协制度。

如今，当权的是季孙氏的季桓子。季桓子五十多岁了，执政多年，屡经磨难，但喜欢吃喝玩乐的本性不改。几天前，齐王心怀叵测地叫人送来了齐国舞女八十人，彩马一百二十匹，说是怕鲁君过于忧国忧民，让他娱乐娱乐。为了让鲁君知道这份厚礼之厚，齐女和彩马在城南高门外公开预展十天。顿时，城里空街空巷，高门外万头攒动。齐女穿着轻纱罗裙，跳艳舞热身；彩马一身斑斓毛色，跑环场娱众。季桓子先是微服混在人群里，看得如醉如痴，后又私访了几次，觉得还不过瘾，因是微服私访，别人不让，挤不到前头，自己个子又矮，看得不够真切。于是，他就拉来鲁君，以观礼为名，搞了一个专场。鲁君一看，也如醉如痴，连着观赏三日，竟不理朝政了。

今天是郊祭之日。孔子不信，鲁君会为了观齐女艳舞和看彩马腾跃而忘了祭天大典。如果祭肉送来了，就说明鲁君参加了郊祭；如果鲁君参加了郊祭，就说明鲁君还是明君；如果鲁君是明君，心中就不能光有齐女和彩马，还应该有社稷和国家。

现在，正午时辰已过，鲁君的祭肉还是没有送来。

大堂内仍是静悄悄的，几只苍蝇“嗡嗡”飞着，门外偶尔有几声马嘶。

突然，一阵细碎的玉佩叮当声响，接着是越来越急促的脚步声。弟子冉求从外面跑了进来，一头汗水，脸上红扑扑的。

“祭肉送来了吗？”孔子欠起身子，急切地问。

“没有祭肉。鲁君根本没去郊祭，”一向沉稳的冉求，此刻却慌慌张张，“正在城南高门外，看齐女表演艳舞呢，还有彩马